

# 《易经》 心 理类词研 究

刘青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易经》

## 心理类词研究

刘青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学院  
学术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易经》心理类词研究 / 刘青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12

ISBN 7-222-04896-0

I . 易 ... II . 刘 ... III . 周易—心理学—词汇—研究  
IV .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790 号

责任编辑：文永清

封面设计：袁亚雄

封面制作：窦雪松

责任印制：施建国

书名	《易经》心理类词研究
作者	刘 青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9.5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222-04896-0
定价	26.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作者简介

**刘青**，1966年生于山东栖霞，后随父母定居昆明。1985年考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云南省图书馆度过。1994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师从胡奇光先生治小学史。2004年进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现在昆明学院中文系任教。

## 内容简介

《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又是一部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著作。自然规则与人之行为举止间的关系，即是包藏吉凶之所在，占卜的目的无非为了趋吉避凶，而心理类词最能体现《易经》产生时代的认知心理与思维取向。本书前三章分愉悦、诚敬、忧患三个义类对《易经》心理类词的本义与引申义进行了考辨；第四章对《易经》中心理动词的语法功能进行了全面考察；第五章则从时代特征、情绪维量以及辩证意识三个不同的侧面对心理类词的特质进行了剖析。全书以文字学、考古学知识为立足点，广泛汲取了哲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观点新颖，材料翔实，对文字学、词汇学乃至汉语史的研究都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前 言

《易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首要代表作，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述天地和人的变化及其预测决策，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不仅给人以知识、同时又给人以智慧与启迪。《周易》又简称《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历代学者对《易经》研究颇多，《易》类著作琳琅满目，但真正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研究《易经》的文章却寥寥无几，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致有牛占珩《〈周易〉古经词汇琐议》<sup>①</sup>、《〈周易〉古经句法探析》<sup>②</sup>，裘燮君《〈周易〉“~若（如）”结构考》<sup>③</sup>，张玉金《甲骨文中的“贞”和〈易经〉中的“贞”》<sup>④</sup>，周德美《〈周易〉言语观及其影响》<sup>⑤</sup>，赵振兴《〈周易〉互文考察》<sup>⑥</sup>，辛介夫《〈周易〉的语言特色》<sup>⑦</sup>，吴辛丑《从语法角度看〈周易〉“贞”字的训诂》<sup>⑧</sup>等少数几篇。这些文章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我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借鉴。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易经》中的心理类词，其中包括动词和形容词。我们这里所说的心理类词是指描述人的大脑器官的思维活动的谓词，其中包括情绪情感心理谓词和非情绪情感心理谓词两类。《易经》为卜筮之书，但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说：“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这个发展，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实际上已发生质变。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际上看已经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著作。”<sup>⑨</sup>因此，研究《易经》

① 《周易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周易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学集》，语文出版社1998年6月。

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

⑤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

⑥ 《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

⑦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⑧ 《语文月刊》，1991年9月。

⑨ 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的心理类词，不但可以从词义的发展演变上了解人类的思维模式在语言上的折射，还可以借以透视与成书时代有关的意识特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以文字学、考古学知识为立足点。关于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裘锡圭先生曾经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简要转录如下：古文字资料作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确实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资料往往比较零碎，有相当多的文字现在还不认识，有些资料里经常出现重复的话（如甲骨文里有很多求雨，求年的卜辞，金文里有很多求福的套语）。但是另一方面，古文字资料显然有比传世古书优越的地方：（一）不少古书的年代问题聚讼纷纭，因此它们所记录的语言的时代也成了问题。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年代绝大部分比较明确。（二）古书屡经传抄刊刻，错误很多，有的经过改写删节，几乎面目全非。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除去传抄的古书以外，很少有这种问题。就是传抄的古书，通常也要比传世的本子近真。（三）古书里保存下来的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作品很贫乏，古文字资料里有数量很多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西周、春秋时代的金文，正可以补古书的不足。（四）流传下来的古书绝大多数是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封建士大夫重视的典籍。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品种比较杂，往往有在古书里很难看到的内容<sup>①</sup>。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余永梁、李星可、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一代学者已将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应用于易学研究，开创了近代易学研究的新方向<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以后考古学界的发掘研究成果，又为易学研究带来了又一崭新的起色。从1979年到1980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甲骨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易》有关。连劭名先生对其作了研究，写成《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一文<sup>③</sup>。又，1977

<sup>①</sup>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又收入《古代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又收入《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②</sup> 余永梁先生有《易卦爻辞时代及其作者》，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又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编143页。李星可先生有《易经与卜辞的比较研究》，见《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1934年第1~5期。于省吾有《双剑易经新证》，刊行于1937年，由北平虎坊桥大业印刷局印制。闻一多有《周易义证类纂》，收录于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中。高亨有：《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sup>③</sup> 见连劭名：《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周易研究》，1999年第2期。

年周原凤雏遗址出土的大批西周甲骨中，还有不少原先未解的“奇字”，张政烺先生指出这些“奇字”实质是古代的“易卦”（数卦），并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将他的创见作了重要阐述<sup>①</sup>。在这一方面发表真知灼见的还有肖楠、曹定云、晁福林等先生<sup>②</sup>。这些发现为《周易》古经部分产生于殷末周初的判断提供了切实的证据，与二三十年代学者通过甲骨卜辞与《周易》比较得出的结论遥相呼应。将文字、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易经》心理谓词的研究，可以纠正传统字书的说解之误，从而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其次，广泛汲取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我们所从事的课题。研究词的本义与引申义，需要共时与历时材料的参证；而摄取多学科的成果，则是由我们所研究的心理谓词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表心理状态的词，其词义发展的模式往往与人类的心理特征相符。从心理学上说，快乐的产生是以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条件为依据的：人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可以产生快感，在某些场合的某些感觉可以引起愉快；在玩笑和娱乐中也能产生快感等等，而这正是愉悦类词借以诱发愉悦义所具备的条件。同样，词的忧患义的产生也源自可以引发痛苦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诸多因素。“鼓”与“戚”都曾作为祭祀的用具，但却引申出喜悦与忧戚两个相反的义项，究其原因，则是由本义所蕴含的物理性特征是否符合安全与舒适感这快乐的最初标准而定。关于词义的探索自然也涉及到神话与民族学的内容。这是因为远古时代也是神话的时代，详细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历史事件有时是借神话得以流传的。在甲骨卜辞里，我们也时常可以发现有关神话传说的例证。“敬”的初文“苟”在甲骨卜辞中就是一个司风雨之神，与瑶族民间所祭盘王的身份相符。“敬”字所表示的对于人的恭敬、敬重正是从对于神的虔敬开始的。而“敬”作为华夏民族的一条重要行为准则，自然也涉及到哲学的论题，如此等等，都将在论文中一一讨论。

① 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第66页。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又《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晁福林：《商代易卦筮法初探》，《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作为辅助工具，我们也将采用词频统计的方法，以便对于论文中的一些结论，提供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希望对《易经》心理类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及其他有关的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以备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本书从词义的角度将《易经》中的 35 个心理类词分为三类，“燕、宁、虞”等 8 个词归愉悦类，“孚、信、允”等 8 个词归诚敬类，“惕、戒、惊”等 19 个词归忧患类，各类之间形成由正面心理状态向负面心理状态逐渐过度的序列；其中各组义同、义近的词之间又是根据词语所含情绪维量的高低采取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然后进行具体的考释。

本书所用《周易》底本，是 1979 年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其中标点和注释又是参照各家注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予以注明。

# 目 录

<b>第一章 愉悦类词词义考辨</b>	1
<b>第一节 说“燕、宁、虞”</b>	1
一 说“燕”	1
二 说“宁”	6
三 说“虞”	7
<b>第二节 说“兑、豫、喜、快”</b>	8
一 说“兑”	8
二 说“豫”	11
三 说“喜”	16
四 说“快”	21
<b>第三节 说“好”</b>	23
<b>第二章 诚敬类词词义考辨</b>	29
<b>第一节 说“孚、信、允”</b>	29
一 说“孚”	29
二 说“信”	35
三 说“允”	40
<b>第二节 说“惠”</b>	42
<b>第三节 说“尚、高尚”</b>	45
<b>第四节 说“敬、颙若”</b>	47
一 说“敬”	47
二 说“颙若”	54
<b>第三章 忧患类词词义考辨</b>	57
<b>第一节 说“惕、戒、惊、兢兢”</b>	57
一 说“惕”与“逖”	57
二 说“戒”与“诫”	60
三 说“惊、兢兢”	64

第二节 说“疑、防” .....	66
一 说“疑” .....	66
二 说“防” .....	69
第三节 说“思、忧、愁、恤、戚、惻” .....	72
一 说“思” .....	72
二 说“忧” .....	75
三 说“愁” .....	81
四 说“恤”与“血” .....	84
五 说“戚” .....	88
六 说“惻” .....	91
第四节 说“悔、吝、羞、愠” .....	92
一 说“悔”与“吝” .....	92
二 说“羞” .....	99
三 说“愠” .....	100
<b>第四章 心理动词语法功能简析 .....</b>	<b>103</b>
<b>第五章 《易经》心理类词特质的剖视 .....</b>	<b>110</b>
第一节 心理类词的时代特征 .....	110
一 “敬”类 .....	111
二 “惕”类 .....	112
三 “忧”类 .....	112
四 “悔”类 .....	112
第二节 心理类词与情绪维量 .....	113
第三节 心理类词里的辩证意识 .....	123
一 字形之辩证 .....	123
二 词文之辩证 .....	124
<b>结语 .....</b>	<b>131</b>
<b>附录——《易经》心理类词表 .....</b>	<b>133</b>
<b>参考文献 .....</b>	<b>140</b>
<b>引用甲骨文著录书目及简称 .....</b>	<b>145</b>
<b>后记 .....</b>	<b>146</b>

# 第一章 愉悦类词词义考辨

本章主要涉及到与愉悦义有关的8个词。这8个词中以“兑、豫”的出现频率最高，这两个词都是六十四卦的卦名，而其卦象都强调了“顺”的意思。《彖》《豫》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彖》《兑》曰：“兑，说（悦）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顺应心理的、生理的、社会的需要是欢乐情绪产生的源泉，对愉悦类词形义的考辨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 第一节 说“燕、宁、虞”

### 一 说“燕”

“燕”字的辞例在《易经》中仅有一例，即《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此句释义颇有分歧，主要集中在“虞”字的注释上，“虞”字帛书《周易》作“杼”，因此邓球柏先生释为地名<sup>①</sup>，张立文先生释为祭名<sup>②</sup>，传世本的译注者的注释则多侧重在情绪、思维方面，如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释为“安”<sup>③</sup>；孙振声先生则释为“忖度、推测”<sup>④</sup>。在此我们则按孙先生之说，将全句理解为：开始时不可轻信，必须忖度对方，但一旦相信，就应当坚持到底，如果再有疑惑，反而使自己不能心安。

“燕”为“安”义，众注家似无异议。求安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李星可先生曾将《易经》四百五十条文句分为十二类，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四类是(1)行旅，近二百条；(2)战争，八十九条；(3)饮食，三十多条；(4)居处及家庭生活，二十余条<sup>⑤</sup>。行旅、战争是人类为了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

<sup>①</sup>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sup>②</sup>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sup>③</sup> 《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sup>④</sup> 孙振声：《白话易经》，台湾星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sup>⑤</sup> 见李星可：《易经与卜辞的比较研究》，《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1934年第1-5期。

所进行的无奈抗争，饮食的安饱、居处的安稳才是最终的目的，而“燕”字得有“安乐”义的过程也恰好与人类的本能需求相吻合。

“燕”本来只是一种鸟，《说文解字》曰：“燕，玄鸟也。築口，布翅，枝尾。象形。凡燕之属皆从燕。於甸切”。“燕”得有“安”义是因为它的生物性特征，《广义校订》曰：“燕巢人屋无风雨矰缴之危，安居自若，故以为燕安、燕居字。与宴通用，宴安即燕安，因谓饮食宴乐曰燕，为燕饮燕飨字”。此说多可从。甲骨文、金文中都无“宴”字，可知“宴”或为后起字。《说文解字》：“宴，安也。从宀晏声”。段注曰：“宴，安也。引申为宴飨，经典多假‘燕’为之”。然而甲骨文中已有“燕飨”义的“燕”，如续 5·26·5：“贞，寅吉燕。”说明段说有误，“宴”当因为与“燕”音同而得有宴飨义，因为通“宴”的还有“讌、饗”二字，显然与“燕”为古今字。聚饮曰“饗”，汉·枚乘《七发》：“往来游饗，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聚会在一起吃酒饭或请人吃酒饭又作“讌”，如汉·刘向《列女传·鲁季敬姜》：“《诗曰》：‘我有旨酒，嘉宾式讌以乐’。言尊宾也”。按，今本《诗·小雅·鹿鸣》作“燕”，用的是本字。后与饮食有关的多用“宴”字，保留到现在的有宴席、宴请、宴会等等。

这样“燕”字的“安”义就联系到两项人类最根本的需求，一是居处，一是饮食，其词义得以引申的原因也不外乎这两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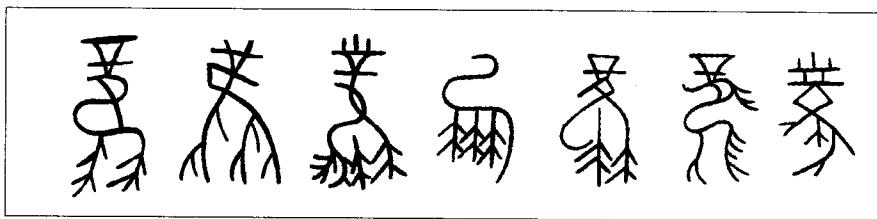
先说居处之安：先民的聚居与图腾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燕子与居之安乐的联系还可以从商民族起源的神话中找到线索。《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竹书纪年·殷商成汤》：殷商成汤，“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裸，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剖而生契。”《尚书·中侯》：“元鸟翔水，遗



商族始祖神话：玄鸟坠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而生契

卵于流，简娥易拾吞，生契，封商。”<sup>①</sup>又《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正域彼四方。”玄鸟即燕，是商民族的图腾，这从商民族的族姓中可以得到证实。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姓，人所生也。……因生以赐姓。”又汉代王充在其《论衡·诘术篇》中称：“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覆大人迹，则姬氏其立名也。”这就是说，古人生下来就赐姓，以生其之物为姓。如夏始祖系其母吞薏苡（一种植物籽，即其母之图腾）而生，所以夏族以“苡”为姓；商始祖系其母吞燕子（燕卵，即其母之图腾卵）而生，故以“子”为姓；周始祖系其母踩上图腾足迹（一说熊迹）而生，所以周族以“姬”为姓<sup>②</sup>。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青岛是古代东夷人的居住区，有些地方至今残存鸟图腾禁忌习俗。他们严禁伤害燕子，相传谁打了燕子谁就会瞎眼。燕子到谁家垒窝，被认为是吉兆，预兆着谁家会兴旺发达。因此，他们不准小孩驱赶来家垒窝的燕子，更不许伤害它<sup>③</sup>。另外，即墨、胶州民间在清明节时，家家用面粉做各式各样的面燕，有双头燕、歪头燕、双头连体燕、平尾舒翅燕、母子燕等多种面燕造型。面燕蒸好后，邻里亲戚相互赠送，这些面燕由媳妇或闺女吃掉<sup>④</sup>。

玄鸟又被神话为凤凰，吕思勉、童书业先生曰：“燕色本玄，神话之凤变为五彩，亦犹龟本乌色，而《说苑》等书又谓灵龟五色也”。又“燕即乙，亦即凤，又即翳”<sup>⑤</sup>。此说即是，《说文》：“乙乙，玄鸟也，齐鲁之间谓之乙，取其鸣自呼”。《楚辞·离骚》：“驷玉虬而乘鷖”。“鷖”，王注：“凤凰别名”，《三海经》郭注引作“翳”。《三海经·南山经》云：



殷商甲骨文中的“凤”字

① 《玉函山房辑佚书》卷 53。

②③④ 参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9、157~158、234 页。

⑤ 详见《古史辨》七（上），第 381~392 页。

“又（祷过之山）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入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出天下安宁”。 “燕”与“安乐”的关系此亦可证。

安居即有嫁娶之事，郝懿行《尔雅义疏》曰：“左昭十七年传：‘玄鸟氏，司分者也’。郑注：‘月令云，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 “燕燕于归”即为女子出嫁，语本《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因而“燕燕”连读，又形容安适、和乐貌。如《诗·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毛传：“燕燕，安息貌”。清·朱之瑜《安南供役纪事》：“于是言笑燕燕，乞赋乞诗”。 “燕乐”即安乐，《诗·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毛传：“燕，安也”。朱熹集传：“言安乐其心”。如此等等，足可证安居、安乐等义皆是根据燕子的一些生物性特征加以联想引申的。



青铜器中的凤鸟



战国楚帛画中的凤

再说饮食之安：《礼制·王制》谓有虞氏养老用“燕礼”，旧注认为，“燕者，殽蒸于俎，行一献之礼，坐而饮酒，以至于醉。”这种直接出于“人伦”的共饮礼俗，当也是最早的筵宴之一。筵席宴飨，商代一般称为“飨”，有时也称“燕”，王所飨对象，主要为王妇、要臣元老、武将、戚属、诸侯、群邑官员和方国君长。对内用以笼络感情，融洽贵族统治集团的人际关系；对外用以加强与诸侯、群邑间的隶属关系和与方国“宾入如归”的亲和交好关系，总之达到内外安和的目的<sup>①</sup>。古代上层贵族统治者的日常饮食，都要以乐助食，《周礼·春官·磬师》曰：“凡祭祀飨食，奏燕乐。”音乐将饮食之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以六律、六同、六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sup>②</sup>以乐侑食，乃是商代贵

<sup>①②</sup>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324、335页。

族阶层日常生活所尚，到了商王纣时，自然将“殷人尚声”（《礼记·郊特牲》）的特点发展到了顶峰，《说苑·反质》谓纣“宫墙文画，雕凿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sup>①</sup>可谓安逸享乐到了极致。商代平民的聚食称“食”，而不称“飨”或“燕”，如《合集》20956：“……途，壬午食人，雨。”《合集》29686：“其食右工。”（右工是工官，为贱官。）这种聚食平民同样也有安政的性质，《礼制·王制》曰：“食节时事，民咸安其居”，就是说，使社会基层的人也有一点聚食群饮的机会，以便他们苟安于“醉狂”的麻痹状态中，继续忍耐役使的折磨。

作为饮食之乐的“燕”，虽然也能引申出“安乐”义，但与作为鸟类的“燕”无关，这个义项后来写作“宴”。我们推测，它的本字当为“晏”，甲骨文作𠂔、𡇁等形。《说文解字》：“晏，安也。从女、日。《诗》曰：‘以晏父母’。甲骨文从女，上从𠂔，董作宾释晏，谓作匱，亦即郾国<sup>②</sup>。金文匱字，《匱侯旨鼎》作𠂔，《子璋钟》作𠂔，《郾王戈》又加邑作旁郾，所从之𡇁与甲骨文𠂔同，证董说可从。李孝定谓：“𠂔象女子晏坐之形，所从之𠂔象头，篆变从臼者，古文于空廓中每加小点为纹饰，遂以从臼矣”<sup>③</sup>。

“晏”在卜辞中作人名或方国名，如：

丙寅，妇晏示五屯。埽。续 5·20·7 （人名）

晏其来。/贞，晏乎取白马以。乙 5305 （方国名）

作妇名的“晏”又可从女，卜辞中又有“𠂔”字，作𡇁、𡇁等形，亦作妇名，疑与妇晏为同一人；作方国名的“晏”又作“匱、郾”等形。而“晏”因与“燕”音同而常通借，遂有了一些与“燕”相同如“安居、安乐”和“燕飨”等义项，进而成了表这些义项的专用字。“燕”与“宴”在表与“安”和饮食有关的义项时混用率最为频繁，足可表明这一点。如“燕燕”亦作“宴宴”，《汉书·五行志下》：“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宴宴居息，或心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颜师古注：“《小雅·北山》之诗也。宴宴，安息之貌也”。宴宴，今本《诗经》作“燕燕”。又“燕好”亦写作“宴好”，“燕安”亦写作“宴安”，“燕居”亦写作“宴居”等等不一而足。

<sup>①</sup>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336 页。

<sup>②</sup> 见《帚方说》，载《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 年。

<sup>③</sup> 《甲骨文字集释》卷十二。

## 二 说“宁”

“宁”在《易经》中出现2次，都是形容词，为安宁、宁静义，即《比》：“不宁方来，后夫凶”。义为看到其他的人都前去依附，心里不安宁，终于也跟着去，然而这些迟到的人有凶险。孔颖达《周易正义》：“此是宁乐之时，若能与人亲化，则不宁之方皆悉归来”。“亲比贵速，若及早而来，人皆亲已，故在先者吉；若在后而至者，人或疏已，亲比不成，故‘后夫凶’”。《兑》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义为思忖相悦之事，心中嘀咕而不安宁，治愈心病则有欣喜。

《易经》中“宁”字所用为本义，旧写为“寧”，“宁(寧)”在甲骨文中作𡇗，与《说文》“宁”字篆文略同，唯不从心，或省丁作𡇗。《说文》：“宁，愿词也，从宀，寧声”。卜辞中皆为“安”义，与《说文》“寧”字义同，实为“寧”字初文。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卷三2007页按曰：“卜辞爭、寧、寧诸字通用无别，均为安定止息之意，无用为愿词者。《左传·昭十八年》‘不敢寧居’，徐锴以假借言之，实则古本同字。典籍亦无区分，许慎强为之别耳。”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卜宁之辞，如：

丁丑卜，贞，王今夕宁。前3·25·4

乙酉卜，贞，今夕亡祸，宁。粹1206

…未卜…夕今宁祸。京津5355

“宁”在金文中亦作“安宁”义，如《晋姜鼎》：“余不暇妄(荒)宁”。

但亦可为愿词，如《中山王鼎》：“蔓(與)其溺于人施(也)，宁溺于渊”。“宁”在《易传》中出现4次，可分为三种情况：

1. 作形容词，可释为“安宁”。如《彖》《乾》：“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义为天道循环，周而复始，春天万物复苏，天下万方康宁。《彖》《比》：“‘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义为“看到其他的人都去依附，心里不安宁也跟着去”，说明上者与下者相互应合；“迟到者有凶险”，是因为他到了穷途末路才来比附。

2. 作动词，可释为“安居”。如《彖》《屯》：“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此句义为雷鸣雨暴的时候，地上大水满盈，上天创造出杂乱而蒙昧初开的世界。这种时候王者应当建立诸侯治理天下而不可安居无事。《周易正义》曰：“于此草昧之时，王者当法此《屯》卦，宜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从语法来说，“建侯”与“不宁”处于并列的状态，“建侯”为动词，“宁”亦当为动词。